



追忆逝者

# 追忆“棋圣”聂卫平：《爱的奉献》当年为什么这样火？

●新民晚报原首席记者 俞亮鑫

编者按：1月14日晚，中国围棋协会名誉主席、中国民主同盟盟员、“棋圣”聂卫平在北京逝世。聂卫平先生不仅在围棋坛创下赫赫战绩，更以待人至诚的品格彰显人间大爱。我们特别刊发盟员上海市原常委、新民晚报原首席记者、高级记者俞亮鑫的纪念文章，他于1月15日上午获悉聂卫平逝世后，立即撰稿追忆这段温情往事，以此缅怀这位兼具棋艺风骨与赤子之心的盟员。

存在一条无形的界限。然而，聂家却以平等之心对待这位来自农村的贫穷女孩。聂卫平当年已如日中天，在前四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中创下了11连胜的奇迹，“聂旋风”的美名传遍大江南北，并被授予“棋圣”称号，他却常招呼小保姆同桌吃饭。他姐姐聂珊珊不但教小保姆识字算数，冬天见她双手生冻疮，还特意为她购买塑胶手套。

聂卫平对这位来自农村的贫穷女孩，聂卫平当年已如日中天，在前四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中创下了11连胜的奇迹，“聂旋风”的美名传遍大江南北，并被授予“棋圣”称号，他却常招呼小保姆同桌吃饭。他姐姐聂珊珊不但教小保姆识字算数，冬天见她双手生冻疮，还特意为她购买塑胶手套。

1987年，聂卫平被确诊患有脊椎巨骨瘤，需要2万元手术费。在当时“万元户”都十分稀少的年代，这笔钱相当于普通工人10多年的工资。面对天文数字，她写下了遗书准备放弃治疗。

聂家的反应体现了真正的爱心。聂珊珊立即汇去200元路费，催促她返京治疗，甚至不惜抵押房产筹款；正在参加国际围棋赛事

的聂卫平，也委托家人全力救助，回国后直奔医院探望。他们没有将聂卫平视为“外人”，而是当作家庭的一员，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。

更令人感动的是，当《北京日报》报道《棋圣之家与保姆的生死离别》后，整个社会都被这份真情所触动。小学生捐出压岁钱，退休老人献出养老金，短短一个月就筹集了2.3万元手术费。这不再是一个家庭的爱心，而是一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爱心传递。

央视导演也被这个真情故事深深打动，委托词曲作家创作了《爱的奉献》。当这首歌在1989年春晚响起时，聂卫平身患重病，为她购置的新衣，与聂家三人同坐嘉宾席。那一刻，电视机前的亿万观众都激动得热泪盈眶。试想，如果没有聂卫平和保姆的真情故事作情感铺垫，这首歌怎么会如此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？大家在阖家团圆的时刻，共同见证了一个奇迹——一位普通农村女孩，因社会大爱而重获新生。

这首歌之所以能如此深入人心，正是因

为它唱出了人们内心对平等、真情与互助的渴望。《爱的奉献》如一缕春风，似一束暖阳，吹进心间，照耀心田。

2011年，聂卫平在安徽参加围棋赛时，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，找到了失联20年的聂卫平。43岁的聂卫平见到聂卫平瞬间落泪：“大哥，我好想念你们！”

彼时的聂卫平已在家乡结婚生子，经营着一家小卖部。她说：“聂家给的不仅是第二次生命，更教会我传递善意。”而聂卫平则感慨：“看到你健康美满，我心踏实了。”

这场跨越20多年的重逢，印证了真情的持久力量。它不因时间流逝而褪色，不因地位变化而改变。聂卫平当年寻找聂卫平的初衷简单而纯粹：“希望能够找到她，帮助她。”这种不计回报的情感牵挂，正是爱心奉献的精髓。“棋圣”聂卫平在棋坛留下了不朽的传奇，更以一份质朴的大爱，在人们心中镌刻下温暖的印记。

(作者系民盟上海市文化传媒委员会盟员)



人生随笔

这条街是短的，短到站在东头的龙吴路口，一眼便能望见西端宝秀路上那株乌柏疏朗的枝影。不过350米的距离，像一截被时光遗落的、温热的脐带，连接着吴泾镇的昨日与今朝。我从东端走入，脚步便不由得慢了下来。龙吴路那边传来庞大挂车的沉闷低吼，是工业时代尚未远去的、粗重的呼吸；而眼前这短短的街，却以自己的节奏，吐纳着一方水土独有的、绵长而湿润的烟火气。

北侧，塘泗泾的水是静默的伴者。河水不宽，悠悠地流淌着，将岸上的市声滤过一遍，剩下一片清润的底子。亲水平台的木质栏杆被岁月摩挲得发亮，几位老人倚在那里，不说话，只是望着水。对岸，几幢簇新的动迁高楼拔地而起，玻璃幕墙映着流光，与这边几间尚未拆去的、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屋默然相对。一水之隔，便隔开了半个多世纪的风光。那老屋的灰瓦上，茸茸地生着一层青苔，是时光最温柔的印章；而新楼的棱角，在午后的日光下，闪着一种锐利的、属于明天的光泽。地铁工地的围挡尚未完全撤去，轨道交通23号线的印记，像一道新鲜的年轮，清晰而深刻在这片土地的肌理上。旧与新，静与动，就在这里，毫无芥蒂地毗邻着，衔接得那般自然，仿佛人生本该如此，岁月理当这般。

街面上的热闹，是层层铺展的，有着家常的秩序。东段那些挂着流星雨灯饰的店铺，亮晶晶的，卖些时尚的物事，超市门口的水果摊，橙黄橘绿，堆成一座座小山，饱满得快要淌出蜜来。中段却是生活的修修补补。修鞋的师傅戴着老花镜，膝上铺一块深蓝的粗布，手中的锤子起落，敲打出笃实的声响；配钥匙的机器嘶嘶地转着，飞出细碎的金色弧光。他们不多言，活儿却做得极妥帖，仿佛居民们那些琐碎的烦恼，经了他们粗糙的手，便能熨帖平整。走到西段，空气里的味道便浓郁起来。点心铺的蒸笼揭开了，白茫茫的热气轰然而上，裹着青团与方糕那糯米的、豆沙的甜香，直往人心里钻。隔壁面馆的锅罩一掀，一股扎实的、带着猪油与雪菜咸鲜的暖风便扑出来，那是阳春面的魂魄，是上海人肠胃里最牢靠的乡恋。

我的脚步，是被这些气味牵引着的。然而更深的牵引，却在街的东南角。那里，社区文化中心的灯火，在将暮未黑的天色里，早早地亮了起来，温黄的一团，像一颗安定的心脏。广场上已有稀疏的人影，预示着夜晚的欢腾。但我此刻贪恋的，是白日将尽时这一份微茫的静。我折回塘泗泾边，拣一张临水的台阶坐下。

河水是活的史书。我想象着半个世纪前，它映照的是怎样不同的天光。那时，南边还是共和村连片的农田，蛙声与稻浪是夏夜的主调；北岸，吴泾“五朵金花”的厂区吐着不息的烟云，下工的工人们，踏着这条从土路变成碎石路的小道，带着一身疲惫与希望，涌入那些整齐的职工宿舍。那时的供销社里，油盐酱醋的气味，或许比现在更纯粹些；理发店的推子声，伴随着关于产量与荣誉的谈笑。塘泗泾的水，就这样日复一日，将工业的轰鸣与田园的静谧，一同揉进它暗绿色的波纹里。

白日里那些鲜活的声响——早市的吆喝、面馆的鼎沸、修鞋的敲打——此刻都沉淀了下去，化入河底软泥般的宁静里。我望着水，水也望着我，中间隔着无数个这样的黄昏。忽然，近水处一道灰白相间的影子掠过，那样轻，那样静，是夜鹭归巢了。它掠过新旧参差的楼影，掠过这条短街上空尚未散尽的、温热的烟火气，消失在沉沉的夜色里。我心里蓦地一动：这街的短，或许正是一种圆满。它装不下浩荡的历史，却装得下几代人的生计与悲欢；它容不下都市的喧嚣，却容得下一河静水、两排绿树，与这四季不绝的、淡雅而绵长的烟火气。短有短的妙处，让人一眼望得到头，因而安心；短有短的情深，每一步，都踏在实实在在的生活纹路上。

夜色终于像一滴浓墨，在清水里洒开了。宝秀路那边的火锅店，红光暖溢，人声与锅气沸腾着漫出来。步行街上的地灯，随着散步人的脚步，一串串地亮起，如地上缓行的星群。而社区文化中心的广场，此刻成了光的湖泊、音的海洋。女士们的舞步欢快而齐整，飞扬的裙裾划开温软的夜色；孩子们的喧闹声，像溅起的水珠，清亮亮的。我站在这热闹的边缘，忽然觉得，这一切的鲜活，与塘泗泾水的幽深，本是一体的。它们共同构成了这一条步行街完整的心跳——那是过往的珍重，是对当下的热恋，亦是对未来的从容舒展。

这便是了。在这流转的大时代里，有这样一条短街，让你记得从哪里来，知道向哪里去，中间的350米，铺满了可以触摸、可以咀嚼的日常，这便是生活能给予人的，最慷慨的馈赠了。塘泗泾，这条吴泾镇的母亲河，还在不舍昼夜地流淌着，而这条街的烟火，便也随着它，静静地，袅袅地，不息不止。

(作者系民盟市委参政理论研究与盟史研究会顾问、民盟市委原副秘书长)

## 塘泗泾边的那条短街

●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章义和



《风调雨顺》中国画 作者：张智栋

张智栋：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美术学院理事、上海民盟书画院副院长

# 她培育出12位“小梅花奖”得主——徐蓉唱沪剧、教沪语的40年

●任晓慧

近日，由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幼儿园携手上海沪剧院共同主办的“乌南杯”2025“童心向阳”上海市第三届幼儿园创意艺术沪语展演活动落下帷幕。本届活动覆盖全市百余所幼儿园，吸引147支队伍参赛、2189名幼儿踊跃参与。“感受最明显的一届比一届好，无论是节目形式、题材广度，还是小朋友在沪语讲述上的专业能力和创意表现，都有显著提升。”民盟盟员、上海沪剧院事业发展部副主任徐蓉说。

周中唱沪剧，周末教沪语，这样的日子徐蓉已经持续了12年，撰写了500多份教案，接待了近5万名学生和家，培育出12个中国少儿小梅花奖获得者……这些数字的背后，是她对沪剧的真挚热爱，也是她与这门上海本土艺术紧密相连的人生轨迹。

1983年的上海南汇，十一二岁的徐蓉看着黑白电视机屏幕里从桥洞摇出的小船，听着王珊妹唱那句“弯弯河水流远方，多少漩涡多少浪”。“瓩子”的画面终生难忘，软糯的上海话配上悠扬的旋律，从桥洞里摇出的小船晃悠悠就钻进了心里。“徐蓉回忆道。

初中毕业的徐蓉考入了幼师师范，班主任顾慧珍老师在《新民晚报》上看到上海戏曲学校沪剧班的招生信息，想起徐蓉清亮的嗓音，便为她报了名。徐蓉一路过关斩将，顺利通过考试，却卡在了中专转中专的制度难题上。教导主任周国辉和班主任顾慧珍冲进校长室据理力争，又拨通了南汇区教育局的电话争取“放人”。“老师易寻，戏曲人才难得，这是南汇的骄傲。”教育局的这句回复，让她在1987年如愿进入上海戏曲学校沪剧班。

开学第一天，沪剧宗师、民盟盟员丁是娥温柔地对新生们说：“沪剧的接力棒传到你们手里了。”一年后，徐蓉去华东医院探望病重的丁老师，老人面色憔悴，却仍轻轻握住她的手。没过多久，丁是娥老师离世，“少年不知愁滋味”的徐蓉第一次感受到传承的重量。

5年曲校生涯，徐蓉每天早中晚泡在练功房，反复打磨基本功。1992年毕业公演，导演刘卫国为践行丁是娥“沪剧既要中听，更要中看”的遗愿，对经典剧目《杨乃武与小白菜》进行改编。徐蓉从E组替补做起，凭借扎实的功底和投入的表演，最终赢得“杨淑英”这个角色，那场“滚钉板”的戏份轰动全场。次年，她凭借这出戏斩获“上海沪剧十佳青年演员”称号。

毕业后的徐蓉在沪剧舞台上佳作频出，《大雷雨》中的刘若兰，《金绣娘》中的金绣娘，一个个经典角色深入人心。2013年复排

《芦荡火种》时，为了贴近沙奶奶的形象，她主动要求穿胖袄增加体态真实感，还与作曲老师沟通，希望将唱腔一气呵成，用更高的音域展现角色的坚毅。这份执着让她在2018年斩获第28届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，填补了沪剧界10年未获该奖项的空白。

事业如日中天时，徐蓉却发现了一个令人忧心的现象：剧场里的观众越来越年轻。“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唱好戏了，却没有观众了，沪剧该何去何从？”2014年，在沪剧院领导的支持下，针对新生代打造的“沪语训练营”应运而生，幼儿师范出身的徐蓉顺理成章地成了负责人。

为了让沪语“好听又易懂”，徐蓉把上海童谣、沪剧选段改编成游戏，她还把上海礼仪、本土文化融入课程。“沪语不是死的语言，它带着上海的味道”，徐蓉说，“我要让孩子们知道，说上海话、懂上海文化是件骄傲的事。”

最耗心血的是编教案。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要分不同级别，课程不能重复还得循序渐进。“5个班级就要5套，孩子们学多久，我就得编多久。”在徐蓉的指导下，“沪语训练营”有十数位优秀苗子顺利进入上海戏曲学校。

2008年，在沪剧名家沈仁伟老师的介



徐蓉演出照片

绍下，徐蓉加入了民盟，还多次参与民盟组织的文化帮扶、采风 and 骨干培训班等活动。“民盟聚集了很多文化界前辈，特别是我们沪剧院众多前辈都是盟员，这里的文化氛围让我更坚定了传承沪剧的初心。”

从黑白电视前的懵懂少女，到沪剧舞台上的领军人物，再到沪语传承的火炬手，40年来，徐蓉像一把梯子，让孩子们踏着自己的肩膀走近沪剧；又像一座桥梁，用沪语连接起传统与未来。

(作者系民盟市委机关干部)



海上评谈

# 通知书：见字如面何以一往而深

●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周丰

在互联网信息时代，人与交流的便捷化使得交流本身的仪式性变得越来越淡泊了，以至于我们遗忘了书信是一种仪式，见字如面。仪式是庄重与神圣的，通知书正是这种仪式的典型。当通知书从一张简单的、承载文字的纸，演变为一个复杂的、立体的“物件”时，“见字如面”的庄重性，反而被稀释了。“面”的形式的繁复并没有丰富“见”的仪式的神圣性，反而使得“见”的主体意义建构偏向于被动和程式化。我们收获了一个精美的“物件”，却也可能失去了与一段历史、一个传统和一种精神“见字如面”的机缘。

任何外在的、感官的刺激来“制造”喜悦，而是将喜悦的生成权，完全交付给那个与之息息相关的生命个体。

“如面”而非“是面”。朴素的书信没有给出具体的“面”，只是提供了文字。这种缺席正是接收者动用自身的经验、想象与情感，去主动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完整的“面”，这一“面”是独一无二的。一张措辞严谨、形式克制的通知书，便带有这种属性。它将机械的权威凝聚于文字本身，而不是分散到形式复杂的视觉元素上。这种“不示全貌”的克制，反而强化了其作为“谕令”的神圣性。

“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”道出了深情最根本的私密性与原发性。与之相对的，是一种被精心设计的“惊喜”。当情感通过繁复、惊艳的物质形式来“显现”时，它便是经历了一场外向的转化。而“见字如面”所唤起的却是一种“静默之喜”，它发生在灵魂深处，是一场自己与自己的相遇。因此，一份形式至简的通知书，其力量恰恰在于它的“空”与“净”。它不提供任何预先设定的情感图像，不试图用视觉的喧嚣去“代表”或“覆盖”个人的体验。

“见字如面”所蕴含的，是一种通过抽象符号与朴素媒介来召唤完整精神在场的传播哲学。纸作为媒介，其魅力恰恰在于它的有限性与留白。然而，当下愈来愈多的立体录取通知书，却呈现出一套相仿的媒介逻辑：它以“加法”取代“减法”，以“具象展演”取代“抽象召唤”，在追求视觉惊喜的同时，却也悄然完成了一场从“精神会面”到“物质呈现”、从“内省体验”到“外部刺激”的转变。

这种转变首先是一种媒介逻辑的倒置。传统的纸质书信遵循的是“引信”原则：是文字对个体内心的点燃。而立体通知书则奉行“成品”原则：它将校方的“喜悦”与“期待”直接物化为繁复的工艺。弹起的建筑与炫目的色彩，试图将预设的情感状态打包馈赠，收信人从主动的解读者和共鸣的创造者，转变为被动的观看者与惊喜的接受者。由此，情感的生成机制被外部化与标准化了。“我们很高兴通知你”中的“高兴”，是一个需要调动个人生命经验去填充和体味的情感空间。寒窗的艰辛、家庭的期盼、未来的憧憬，都会在这个词中被瞬间激活，融汇成独一无二的、情感激荡、这份喜悦是私密的、深刻的、且因个体的不同而不同。然而，立体通知书所带来的，却往往是一种标准化的、即时的“震撼”体验。

更深的隐忧在于精神内涵的“降维”。大学之大，在于其历史积淀、学术精神与人文气象，这些都是抽象而难以描摹的整体存在。一张朴素的录取通知书，其上的校名、印章与寥寥数字，恰恰像一个空灵的框架，能够容纳新生对这些宏大叙事的全部敬畏与想象。而将大学精神具象化为一个

标志性建筑的立体模型，无论工艺多么精巧，都不可避免地进行了一次简化与抽离。这不仅窄化了大学的内涵，也弱化了新生通过自身探索去逐步发现、理解并爱上这所学校的宝贵过程。

因此，当我们剥离所有附加形式，回归到“书信”本身，其意义便豁然开朗了。一张纸质通知书的分量，是一种关于命运转折点的物质性确认。它无需繁复的结构与炫技的工艺，其庄重感恰恰来自于形式的纯粹与内容的聚焦。从文化仪式的连续性来看，“一张纸”所承载的，是跨越千年的集体情结与生命礼赞。自隋唐科举“金榜题名”时那张张贴于墙的皇榜告示，到今日送达学子手中的录取通知书，其作为承载权威认证的媒介形式，始终未变。

当然，这并非是否定创新形式的价值。在注意力稀缺的时代，一份用心的设计的确能体现诚意。但真正的匠心，应是如何用当代语言延续而非颠覆“见字如面”的本意：即对接收者主体性与想象力的尊重。就通知书而言，设计的最高境界应是“润物细无声”的，是服务于内容，而不是为了了解内容。通知书作为“纸”的终极意义，在于它以最本真的方式，守护了“通知”的庄严与“见字如面”的深情。当通知书不再急于言说和表现，或许才能真正地，与那位未来的学子，见字如面。

(作者系民盟上海社会科学院委员会盟员)

## 新书推荐



本书将目光投向4位生活看似平稳的中年女性，她们各自藏着不足为外人道的“暗疾”。本书内容涵盖当代女性生存困境、古典文人风骨、家族记忆变迁与海外思想经典。这些作品不仅是故事的呈现，更是对个体命运、时代精神与文化肌理的深度剖析，为读者提供了理解世界与自我的多元视角。

(作者薛舒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、上海市作协副主席、民盟市委学习指导委员会委员)

如何在不足400平方米的“螺蛳壳”空间内，构建展示内容与观众之间的深层联结？如何推动上千名观众深度参与展览创作？为何一场3小时的导览能让人感动回味、意犹未尽？本书以提问式目录为线索，围绕徐汇艺术馆的获奖项目展开探讨，深入剖析解答问题。



(作者唐丽青系徐汇艺术馆副馆长、民盟市委文化委员会盟员)